

「一個象徵式的輕觸」宣傳文**原版**

presentrd by 曾詠振

什麼是書法？筆墨精神在今天又可以是什麼？

綜觀華文文化圈的長久薰習與輸出，儒、釋、道典籍傳承；都是藉由我們熟悉又陌生的書法。老字號商行的看板榜書，地方仕紳所題的廟宇樓閣名號，舊肆老店還能見到手寫菜單貼在富有時代風味的牆上。兩個世代前的年青青子衿，週記都還是用毛筆蘸墨汁書寫。

近十年來手寫的機會越來越少，甚至中小學課堂筆記已經電子化，寫在光滑的平板玻璃螢幕上。紙張天然質地、墨水滲透稀有難得，成為文青緬懷舊時代溫度的感嘆。如今上網蒐尋個prompt，AI透過網路資源演算就把e-mail寫好了，寫得比我們還順暢達意。但是敏銳的人一看就知道，少了點人性，少了點生命的流動跌宕與使轉。

從居家空間到藝術場域，書法作品面對與以往相當不同的展呈環境。從日常生活到文學藝術，數十年前都還是用柔軟的毛筆打稿、寫作。王羲之寫給親友的信，跟我們祖輩的書寫形式極度相近，文前的噓寒問暖，文末的頓首、頓首、一拜、再拜，謙謙有禮。

傳統書畫當中的裝裱形式，將內容收納於天、地之間，可攜性高，且含攝千言萬語於一紙。如今，手機、平板等攜帶裝置收納我們所需的、搜羅我們尚未知曉的。當書法走索於當代語境及經典文化的聖稜線上，多元型態的藝術實踐將能被收編於書法／書寫的論述中，以回應時下之日常。

「一個象徵式的輕觸」藉由當代展演的共構與互文，交織觀眾與藝術展演的切身性，脫落觀看書畫經典的保守眼光，以年輕世代，特別是跨領域藝術家的創作實踐，作為反觀當代書畫境況的可能路徑。表演的身體、工藝的價值透過多媒體空間裝置跨域媒合，返回觀看的原點、重回書寫的原型。

本展覽以「春、雨、軒」三位女性的空間為主要區段，讓觀眾觀看日常空間的游離性、私密性與劇場性。觀眾首先看見的是「雨」，常設展品包含了路上隨拍的大幅文字影像輸出、以裱褙處理的各式空間樣態、書法、水墨、各式文件、台座／收納箱與展示結構，以各種方式擺放了捏塑或翻模成形的日常物件，充滿細節與變化供人移動觀看的柱子；接著「軒」則類似古人齋館秘閣層層蔭蔽的布空間，收納了許多藏品，召喚著不在場的主人；最後的「春」是一位女孩的房間，也是三個區段之中最私密、收束的空間。

「一個象徵式的輕觸」表演期間，五位女性角色以不同的裝束出現，彷彿非玩家角色（NPC），是各自場域的主人，進行著各自的工作，有些與觀眾互動，有些於給定之狀態渲染出不同的層次，創造屬於展演當下時空之陰性書寫。

觀眾首先會看到「小雨」，一個像接待櫃檯的地方，表演者在空間中移動並以特殊方式製作美乃滋；接著會來到「小軒」的處所，空間的布幔與她的衣服合為一體，當我們走入她親密的夾層，她將對觀眾展示她一系列的收藏，包括印章、捲軸、書籍與尺牘……等；最後沿著梯子上到二樓，「小春」是一位在房間裡操演「日常」的女孩。另外二位表演者連貫整個展場，進行物件的重新放置，指向與聲響介入。一個個場域的轉渡創造了模糊的氛圍，在這樣的地方，充斥著人性和意識的拉扯。透過互動性展演，重新定位藝術品（書法）與生活的關係。

書法即文件，被書寫、觀看、收藏與展示。人類的慾望和藝術機制交疊，創造了一種美好的想象。書法與其固有媒材、形式的分離並不意味著兩者的斷裂、背叛或架空。它反而表明擺脫窠臼之意圖，並不斷反詰書寫、觀看的慣性。我們必須跳出框框思考，才能將我們身陷的泥淖轉為沃土。本展覽在想像與現實之間，試圖滋生出記憶的情境，藝術家們在展期間持續「書寫」，促使其景況不斷更迭。

本展覽向觀眾拋出了許多疑問。書法在臺灣隨著移墾社會中閩南士紳的浸染，與政權撤守而激起一波波漣漪，山風海雨層層罩染了各色文化積澱，因緣際會地成為中華文化的「保種中心」。然而書法與後現代多元文化的共存，是否能為邁向新時代的社會提供養分？還是只能落入一種疏離、曲解歷史的狀態，規範性思維根深蒂固，陷入無盡的懷舊之中？

【一個象徵式的輕觸】

藝術家 |

吳宇軒、吳 旻、何晏妤

李潔欣、李霈姍、李佳珈

林姿佑、林凱琪、施力珩

春羽軒、徐亦儒、陳 薇

陳宇如、陳奕安、陳瑀珩

張語昕、黃孜恩、黃琬鈞

曾詠振、曾昭惠、游佳臻

游清心、劉耀鈞、蔡淳絜

賴科維、簡 齊、蘇啓嘉

場地支持 |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

海報插畫 | 李莉婷

展演活動 | 2023.8.28 Mon. 13:00-16:00

開放時間 |

9.02-03 Sat.Sun. 11:00-17:00

9.09-10 Sat.Sun. 11:00-17:00

9.16-17 Sat.Sun. 11:00-17:00

其他活動與開放時間陸續公開

活動地點 | 臺藝大藝術聚落37.06間（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37巷6號，google map
<https://bit.ly/37-06-skimming>）

專頁連結 |

facebook：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kimming.exhibit>

instagram：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skimming.exhibit/>

圖檔：https://1drv.ms/f/s!AtP_XWiqPq0_g02KHkao0U0akrFE?e=hvO0Z0

（photo credit：劉耀鈞）

「一個象徵式的輕觸」宣傳文簡易版

Presented by 曾詠振

華文文化圈的書法文化薰習已深植人心，從儒、釋、道典籍的傳承，至看板、廟宇的命名，都可見其影響深遠。毛筆與墨水曾是記錄與交流的重要工具，它不僅僅是書寫，更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風采和氛圍。

但隨著時代的演變，特別是科技的發展，手寫的機會逐漸減少。從中小學的教育方式，到日常生活中的溝通工具，都顯示出電子化的趨勢。這當然帶來了便利，但也導致了人們對於手寫的遺失與懷念。

AI的出現和發展，使得書寫變得更加迅速和高效，但它難以捕捉到人類的真實細膩的情感。雖然它可以快速回答問題和撰寫文稿，但缺乏了那份人性的溫度，以及生命的真實感受。所以，儘管我們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，也應該珍惜和傳承那些手寫的藝術和文化，讓它們在這個電子化的時代裡仍然能夠發光發熱。

書法的美學和書寫方式在過去的日常生活和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以王羲之為例，他的書信風格與我們的祖輩相似，充滿禮貌和真摯的情感。書法的傳統裝裱方式也提供了高度的攜帶性和鑑賞價值。

科技的發展使得我們的書寫和傳遞資訊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革。手機和平板電腦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。這些變化使書法的形式和功能在現代語境中發生了變革，它仍然是一種強大的藝術形式，可以回應和反映當前的日常生活。

不論在何種時代背景和技術發展下，書法始終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，能夠超越時空，為人們提供一個表達和感受藝術與生命的平台。

「一個象徵式的輕觸」挑戰了傳統的書畫觀看經驗，透過當代展演中的共構和互文性，強調了觀眾和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。這種策略旨在打破固有的、保守的書畫審美觀

，並以跨領域藝術家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實踐，重新評估當代書畫的價值和意義。這種重新定義的策略也響應了近年來展演藝術的轉向，強調身體和空間的互動，以及多媒體材的融合。藉此，觀眾被邀請回到觀看的起點，重新探索書寫的本質和動力。

這段文本描述的是一場以「春、雨、軒」三位女性空間為核心的展覽。常設展覽分為三部分，每部分都由不同的女性和她們所處的空間代表。首先是「雨」的區域，呈現的是路上隨拍的文字影像、裱褙的空間樣態、書法、水墨等元素，並且有各種日常物件。接著是「軒」，它呈現的是一種古人齋館的氛圍，藏有各種珍品，彷彿召喚著不在場的主人。最後是「春」，描述了一位女孩的私密空間。

在「一個象徵式的輕觸」的表演期間，五位女性會出現，她們扮演著不同的角色，有的和觀眾互動，有的則進行自己的事情，創造屬於展演當下時空之陰性書寫。「小雨」，一個像接待櫃檯的地方，表演者在空間中移動並以特殊方式製作美乃滋；接著會來到「小軒」的處所，空間的布幔與她的衣服合為一體，當我們走入她親密的夾層，她將對觀眾展示她一系列的收藏，包括印章、捲軸、書籍與尺牘……等；最後沿著梯子上到二樓，「小春」是一位在房間裡操演「日常」的女孩。另外二位表演者連貫整個展場，進行物件的重新放置，指向與聲響介入，參與者可以重新思考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關聯。

書法，不僅是書寫的技能，更是一種藝術的表現。它反映了人的情感、心境和想象，並在人類的慾望和藝術機制之間交疊，從而呈現出獨特的美感。書法與其固有媒材和形式的分離，並不代表其核心意義的失落，而是一種對傳統框架的挑戰和創新。藝術家在展期間的持續「書寫」，不僅是對藝術的追求，更是對於自我心境的探索和表現。

書法在台灣的發展和變遷是歷史和社會變革的縮影。從移墾社會中閩南士紳的浸染到政權撤守，台灣的書法藝術承載了深厚的中華文化，並成為其「保種中心」。但在後現代多元文化的背景下，書法的定位和意義可能面臨挑戰。如果書法能夠與時俱進，它將繼續為台灣社會提供精神養分和文化底蘊。反之，可能會導致文化疏離和曲解歷史的狀態。

當代的藝術家應鼓勵台灣社會的探索和創新，讓書法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找到新的生命力，而不是陷入懷舊的情懷中，為大眾帶來新的啟示和養分。

